

## 从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看嵇康与阮籍

杜亦峰 秦海涛

西藏大学 文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

**摘要:**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为刘勰文体论之重要组成,其评价作家结合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,在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其中关于“竹林七贤”之嵇中散、阮步兵二人有“清峻”、“遥深”之论,可谓中肯贴切。嵇、阮二人之文采、风神前人之述备矣,于此不做多余赘述。拟于二人文辞之中窥其“清峻”、“遥深”之体现,以显其风格,述其才情。

**关键词:**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;嵇康,阮籍;清峻、遥深

景初三年,明帝曹叡驾崩,曹芳继位是为废帝<sup>1</sup>。二年,改元正始,至265年司马炎代魏。文学史将这一时期(景初三年至咸熙二年,共37年)的文学统称为正始文学。

竹林七贤是正始年间文学的主力军,而正始文学以嵇康、阮籍二人的创作为首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:“及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;何晏之徒,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。”其意概为:“在正始这37年间,老庄思想泛滥,诗歌创作中多有夹杂。像何晏等人,文章思想庸俗。唯有嵇康诗尚能体现出清峻,阮籍诗尚有一些深远意旨;所以,二人的成功较同时代的人高。”

### 一、嵇康作品中的“清峻”

嵇康,字叔夜。自幼才思敏捷,涉猎广泛,遍及百家,尚老庄;形貌昳丽、谈吐非凡。娶长乐亭主。拜郎中,调中散大夫,世称“嵇中散”。后隐居山野,不仕。因得罪钟会,被其诬陷,被晋文帝处死,享年四十。嵇康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、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,是“竹林七贤”之精神上的标杆。

嵇康“清峻”之体现,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嵇康拒绝好友引荐,指出个人秉好不同,志相异,自己生性懒散,不愿为礼法束缚,不能勉强。“七不堪”、“二不可”直抒胸臆,将其个性熔铸纸上,将“非汤武而薄周礼,越名教而任自然”彰显无疑。文章是文人心灵写照的一面镜子,在司马氏强压之下,天下文人潜身俯首、木讷不敢言,唯有嵇叔夜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。从此之意可窥得,有清峻人格,方具清峻之文风。

王夫之:“孔融死而士气灰,嵇康死而清议绝。”孔融和嵇康的死,预示着魏晋文坛陷入了沉默;魏晋风度,血色染红了时代。嵇康作为魏晋清议人士的代表,他的被杀,对文人清谈、玄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,无异于杀一儆百,封天下之口舌。嵇之清议其作品有明确的体现:嵇康在《赠秀才入军·其十四》中,嵇康想象嵇喜从军途中之乐趣,在兰

草地上休息,喂马、垂钓、弹琴、观景的悠闲生活,虽说写征人征途之生活,实则直抒胸臆抒写心中乐趣及梦中生活。

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”刻画出飘然尘世之外、游离四方的作者形象,给人以一种俯仰宇宙、恬然自安之超世境界。

《三国志》:“时又有谯郡嵇康,文辞壮丽,好言老、庄,而尚奇任侠。”王戎曾说:“与康居二十年,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”可见嵇康注重个人修养,在他的重要著作《养生论》中指出“形神兼养,重在养神”的理论,同时有“精神之于形骸,犹国之有君也”的理论。李贽《焚书》:“向秀《思旧赋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。夫康之才之技,亦古今所有;但其人品气骨,则古今所希也。”亦可见嵇康个人内在修养。

《赠秀才入军·其九》中嵇康着意刻画一位身披戎装,骑俊丽之宝马,左开弓,右搭矢,飞速穿梭在广阔天地间,可追掠影,可越飞鸟的将军形象。他有凌冽山河的气概;他有重整乾坤的才能。虽名为“赠秀才入军”,主人公为其兄嵇喜,但作者笔下矫健将军的形象何尝不是另一个嵇康!将军百战死,古来征战多是血染长空,古人从军多写悲壮之辞,或为《诗经·采薇》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感伤之句,或为曹操《蒿里行》“白骨露於野,千里无鸡鸣”苍凉之境,或为纳兰《长相思》“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感慨思乡之词。而嵇康诗中全不见这种悲壮、感伤的情调,反而呈现出一种高士飘然出世、俯仰万物的超世之概,传达出一种安逸、闲适的境界,这何不是嵇中散清峻之体现,性烈之彰显!

在追逐文学与老庄之余,嵇康志趣非常,喜好颇多,精通音律,尤擅丝竹、鼓琴,著有《琴赋》、《声无哀乐论》,琴曲《风入松》、《长青》等。传说嵇康能鼓名曲《广陵散》,声韵绝妙,后嵇康遭钟会构陷,抚曲慨叹广陵绝响,慷慨赴死。钟会曾于司马氏言:“嵇康,卧龙也,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,顾以康为虑耳。”在那个生不逢时的年代里,有的人选择了苟活,而有的人选择慨然赴死。嵇康的生命,名于“清峻”之人格,亡于刚烈之个性。清峻爽朗,卓尔不群,性情刚烈,嫉恶如仇,狷介狂放的个性与瞩目的才华让他登上了时代的舞台,成为魏晋天空闪耀的明星;蔑视礼教,放浪形

<sup>1</sup> 曹芳(232—274),字兰卿,三国时期曹魏的第三位皇帝,公元239—254年在位,为魏明帝曹叡之养子。司马炎代魏称帝后,改封曹芳为邵陵县公。274年,曹芳病逝,谥号为厉公,又称魏废帝。

骸,任性旷达、刚烈的性格又让他如夜空中悄然划过的流星,倏尔远逝。

## 二、阮籍作品中的“遥深”

阮籍,字嗣宗,因任步兵校尉,称阮步兵。喜好老庄玄学,他与嵇康相异,在政治上恪守“慎易以避难”。“忧生之嗟”是阮籍诗歌的主调。

鲁迅:“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,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,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。”阮籍诗中的苦闷孤独,在其《咏怀八十二首·其一》中,“徘徊将何见,忧思独伤心”一句奠定咏怀诗的基调:强烈的生命孤独感!诗中,“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;徘徊将何见,忧思独伤心”展露了阮籍心中复杂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感,即便如此,他依然未将其表现在纸上,而是继续描写内心情绪。清风寒月、孤鸿外野、中夜不寐的鼓琴人,把遥远的“忧思”化为具体的、可观的形象,沁入读者内心。“孤鸿号外野,翔鸟鸣北林”所见者不过孤风、独月,所闻者不过鸿号、鸟鸣,动静映衬之间,寥寥数笔刻画孤冷凄清的意境,进以展露苦闷、孤独的诗人。“徘徊将何见?忧思独伤心”又将孤独、冷清、愁闷和痛苦的心境再次放大,同时也定下了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的情感基调。方东树:“此是八十一首发端,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得以言之故。”

阮籍诗中的常感叹世事无常。在《咏怀八十二首·其三》中:“春华秋实好时节,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……霜雪覆满田野,岁暮不迎。”在诗中描绘的多是逃避、悲伤,好像在讲述着自己人生难为的无可奈何,但又究其缘由与解决策略只字未提,留于后人思索探寻,引人思索,言辞遥深。

“阮籍猖狂,岂效穷途之哭”,阮籍诗中的穷途之哭与批判现实,在《咏怀八十二首·其十三》和《咏怀八十二首·其八十》中都有所体现,阮嗣宗常感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,迫于曹魏晚期司马氏政治高压之下,他苦闷彷徨,有“不见季秋草,摧折在今时”<sup>2</sup>的穷途之哭和“感慨怀心酸;怨毒常苦多”<sup>3</sup>的现实写照。

<sup>2</sup> 《咏怀八十二首》其八十

<sup>3</sup> 《咏怀八十二首》其十三

由于特殊的时代历史环境,使得阮籍发言玄远,口不臧否人物;这是其由儒入道的玄学思想影响,个人性格决定,懦弱妥协后的产物。诸上种种,造就了阮籍诗歌中的“遥深”。

## 三、正始之“标”

傅亮《演慎》:“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,绝羈独放,五难之根既拔,立生之道无累,人患殆乎尽矣。徒以忽防于钟、吕,肆言于禹、汤,祸机发于豪端,逸翮铄于垂举。”

《诗品》:“其(阮籍)源出于《小雅》。无雕虫之功。而《咏怀》之作,可以陶性灵,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,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会于《风》、《雅》,使人忘其鄙近,自致远大,颇多感慨之词。厥旨渊放,归趣难求。颜延年注解,佞言其志。”

嵇康、阮籍二人所处时代相同而人生际遇殊异,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处事方式,这些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,导致不同的创作风格。在司马氏的强压和老庄玄学的影响下,不拘礼法、放任自我的个性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,二者的身世、境遇对于之后的时代风气、价值观念都有着巨大、深远的影响。

其作品风格清峻、意境深远,引人思考,反映出所处时代之思想,尽展魏晋名士风度,无愧正始之“标”,他们的事迹给后人留下无尽遐想与思索。

## 参考文献:

[1] 张国庆,涂光社.《文心雕龙》集校、集释、直译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5.

[2] 钟嵘著,韩晶译注 2007《诗品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
[3] 马晓乐.阮籍、嵇康与魏晋庄学[J].理论学刊,2008(12):103-107.

## 作者简介:

杜亦峰,男,甘肃平凉人,西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(师范)本科在读。

秦海涛,男,河南新乡人,西藏大学文学院历史师范本科在读。